

“无立锥之地”

1959年,我在高考时失利。后来证实,那并非是我没有考好,而是另有缘故,那里面包括一个颇为复杂的故事,这里且不去说。我被北京师范大学专科学校所录取,勉强地去报了到。

我感到“不幸中的万幸”是,这所学校就在市内,因此我觉得还可以大体上保持和上高中差不多的生活方式——晚上回家吃饭和睡觉。固然学校是要求住校的,而且师范院校吃饭不要钱,但那里也有某些不那么特别要求进步、家庭也不那么困难的学生,几乎天天跑回家去,放弃学校的伙食,跟我一个班的一位同学就是如此。

我满以为,母亲会纵容我“依然故我”地那样生活。但是她却给我准备了铺盖卷和箱子,显示出她丝毫没有犹豫过,并且也不曾设想过我会耍赖——她明白无误地要我去住校,告诉我到星期六再回家来。我服从了,心里却十分地别扭。

那时,经历过浮夸的“大跃进”,国家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学校里的伙食可想而知,油水奇缺。母亲在家虽也渐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父亲靠级别终究还有一些食油和黄豆之类的特殊供应,加以母亲常能“化腐朽为神奇”,比如把北方人往往丢弃的鱼头、猪肠制作成意外可口的佐餐物品,所以星期日回到家里,那饭菜依然堪称美味佳肴,这样再回到学校食堂,便更感饥肠难饱。

母亲不仅把我“推”到了学校,而且,也不再为我负担那些报刊的订费,我只能充分地利用学校的阅览室和

名人传记

刘心武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是刘心武先生在“揭秘红楼”引发争议之后,首次向外界袒露自己的心声,回顾了他研究《红楼梦》的整个过程,讲述了他文学创作道路上的起起伏浮,对自己64年的人生经历作出了全面的回顾。他的一生是不平凡的,显赫的家世、有趣的少年、文学创作道路上的坎坷、揭秘红楼的辛酸等……

图书馆。那虽只是个专科学校,平心而论,藏书还颇丰,因此也渐渐引得我入了迷,几个月后,我也就习惯于在图书馆里消磨。

不过,母亲每月给我的零花钱,在同学中,跟他们家里所给的比,还是属于多的。因此那时我在同学中,显得颇为富有,有时就买些伊拉克蜜枣(那是当时市面仅有的几种不定量供应的食品),请跟我相好的同学吃。

1960年春天,有一个星

期六我回到家中,一进门就发现情况异常,仿佛在准备搬家似的……果不其然,父亲奉命调到张家口一所军事院校去任教,母亲也随他去。我呢?父亲和母亲都丝毫没有犹豫地认为,我应当留在北京。我当然也并不以为自己应当随他们而去,毕竟我已经是大学生了,问题在于:北京这个家,具体地说,我们的这个宿舍,要不要给我留下?

那一年,父亲他们机关奉命调去张家口的还有另外几位,其中有的就仅是自己,去,老伴并不跟去,北京的住房,当然也就保留。那时,即使我的母亲跟父亲去了张家口,跟组织上要求给我留一间房,是会被应允的,但父亲却把房全退了,母亲呢,思想感情和父亲完全一致,就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应当开始完全独立的生活。

在我家,在我的问题上,母亲是绝对的权威。倘若母亲提出应为我留房,父亲是不会反对的。母亲此举也令邻居们大惑不解,特别是,他们都目睹过母亲在饭食和订阅报刊上对我的惯纵,何以到了远比饭菜和报刊更重要的房子问题上,她却忽然陷我于“无立锥之地”,这还算得上慈母吗?!

父母迁离北京,去张家口那天,因为不是星期日,我都去送行,老老实实地在教室里听课。到了那周的星期六下午,我忽然意识到,我在北京除了集体宿舍里的那张上铺铺位,再没有可以称为家的地方了!我爬上去,躺到那铺位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上的一块污渍,没有流泪,却有一种透彻肺腑的痛苦,难以言说,也无人可诉。那一天,我还没满18岁。

南北形势严峻

果不其然,没出五年,朝鲜南北双方就大打出手。一打就打出了一场国际战争——这是双方谁也没料到的。不光是他们,就是站在双方背后的美苏两强也未必就料到了。

这不,苏美军队一撤出朝鲜半岛,战争气氛就日趋激烈起来。“大韩民国”总统李承晚把战争气氛营造得最为浓烈。“武力北进,统一朝鲜”,是李承晚对喽罗们讲话时喊得最多的口号。此公其时虽已逾七旬,早过了孔子所谓“知天命”的岁数,却实在没有多少实际的政治军事操作经验。

受过教会洗礼的李承晚,除了在流亡中国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当过年把连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事都管不了的“总统”外,其他时间都在美国当寓公,整个生活和思维完全西化——娶老婆都娶的是西式教育泡大的奥地利女郎。倘不是麦克阿瑟在手忙脚乱找不着北的情况下对其另眼相看,他很可能到死都不过是一个成天价泡在太太们中间搓搓麻将、打打桥牌的干瘦老头。把他推上大韩民国总统的宝座,实在是一种误会——至少美国人后来是这样认为的。实际上刚把他推出来不久,美国人就颇有懊悔之意,曾设想组织一个更听话的联合政府取而代之。可李承晚别的不行,勾心斗角、争利揽权倒是不让人。

对于李承晚的战争叫器,金日成当然不会漠然视之。作为搞武装斗争起家的一代英杰,他太明白强有力的武装力量在统一问题上的决定性作用了。1948年12月和1949年1月,金日成两次向苏联方



纪实文学

双石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友情推荐

这是一部全面、客观和翔实地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作战历史的长篇纪实文学。本书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为依据,采用大场面和小故事的双线结构,生动记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朝鲜半岛那场举世闻名的战争从背景到发生、演变、结束的全过程。

面要求缔结朝苏友好互助条约,并要求提供武器援助。苏联以刚撤出朝鲜,怕在政治上始美方以口实为由,对前者婉拒,对后者予以部分满足——仅限于一些轻型武器。此时的斯大林,对可能出现的美国干涉还有很大顾虑。

1949年3月,当金日成率朝鲜党政代表团对苏联进行访问时,斯大林还根据苏联大使和在朝鲜的军事人员的报告,明确告诉金日成:加强朝鲜人民军是必要的,但是,

没有必要害怕南朝鲜人。可金日成回国后,却正好遇到南朝鲜军队向三八线增兵。双方的小规模冲突也日趋频繁。还有情报说,美军准备在5月全部撤出南朝鲜;美军撤出后,李承晚将于6月对北朝鲜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计划两个月结束战争。

金日成成立马紧张起来。斯大林一时也非常担心。毕竟金日成这时只有4个步兵师团,武器装备还十分欠缺,而李承晚这时已有6个全部经过美军训练的全副美式装备的陆军师。鉴于形势的严峻,苏联方面提议金日成与中国方面协商,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族)官兵编入朝鲜人民军部队。

于是,金日成也向中国求援。5月,金日成派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主任金一中将秘密访华,向毛泽东面陈北朝鲜面临的严重局势,并转交了金日成给毛泽东的求援信。

毛泽东当然赞同金日成统一自己祖国的主张。他当然也看得出来,在两大阵营对峙争夺的大背景下,朝鲜半岛和平统一的前景的确很渺茫,南北双方打起来不过是早晚的事情。

不过,毛泽东此时并没有高看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的现实可能性,他认为朝鲜现在的问题是防南防北防美的问题。他这时关注更多的问题,还是中国自身的统一——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

虽然已获解放,可台湾、海南岛还在蒋介石手里,国内外分裂主义势力还在阻挠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进程。正如毛泽东当时的秘书胡乔木所回忆的:“当时内战刚刚结束,我们国内问题一大堆,我们决不可能鼓动朝鲜发动战争。”

不得不卖掉新房

妈妈,您知道吗,李斯特的钢琴曲是多么的优美,那华丽的钢琴声在咖啡馆里低低回荡,仿佛让蓝山咖啡的香气更加馥郁。喝着咖啡听着优美的钢琴声让你觉得生活是如此浪漫而美丽。妈妈,感谢您把我送出了国,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生活。乌克兰的天空蔚蓝、大海浩瀚、城市洁净、生活自由。前两天,我在网上听到了一曲《昨夜乌克兰》的歌,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我很喜欢这首歌。妈妈,有一个很酷的中国女孩来找我玩,她说她是您朋友的女儿,正好跟我在一个学校。这个妞平时骄傲得像个公主,很多男同学都围着她打转转,现在她专门坐我的车,您儿子有魅力吧!呵呵,这个世界真小哇!

蓝天祥看了蒋凌霄邮箱里蓝大伟的信疑惑地说,我怎么觉得蓝大伟越来越像公子哥了,我们送他去乌克兰仿佛让他去学习如何提高生活品位的。

你看他在乌克兰旅游、喝咖啡、听音乐、恋爱,生活多高雅呀,他怎么只字不提他在外如何学习的呢?蓝天祥对蒋凌霄说。你告诉他,让他把精力都放在学习上,今年雅思考试不过关的话他连大学预科都上不了!最近一段时间,蓝天祥因为身体不好和事业不顺,一向好脾气的他对任何事情都变得焦躁和不耐烦起来。蒋凌霄没有说话,他心里明白,一定是何浪浪的女儿找到蓝大伟了。何浪浪的女儿不好好学习万一带坏了儿子这可如何是好哇!她后悔自己当时把儿子的地址给了何浪浪。初春的风仍然寒冷刺骨,蒋凌霄轻

都市小说

冯慧著

小说选刊友情推荐



母亲将自己的教育理想不择手段地施加在孩子身上,用各种方式催促孩子奔向那个目标。一旦孩子达不到,痛苦就会随时袭来,并引发悲剧。蒋凌霄一家的悲剧就是这样产生的。为供养儿子出国的高额费用而破产的蒋凌霄在她居住的城市里,见到靠她的血汗钱过着富足生活的儿子蓝大伟时,她的精神世界霎时崩溃了。

轻轻地吸了一下清水鼻涕,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她轻轻地敲打着键盘给儿子写了封信,给他谈了利害关系让他远离那个女孩……蓝大伟收到蒋凌霄的信后,就再也提过何浪浪女儿的事了。蒋凌霄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儿子真的很懂事了。

有一句老话说,越瘸越被棍敲。这个春天蓝天祥的病没有养好,肚子反而有了腹水。医生说要开刀。而今年是蓝大伟将上预科的一年。马上又得给他汇生活费

和学费了。两件事赶到一起了,哪一件都是大事,都放不得。为了钱蒋凌霄一筹莫展。而蓝天祥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忽然有一种山穷水尽的感觉,他真愿就这样躺着不动,一直躺到生命的结束。

忽然有一日蒋凌霄对蓝天祥说,天祥,我看咱们还是搬回老房子把这儿的房子卖了吧。蓝天祥听了吓了一跳说,你说什么?卖房子!蒋凌霄悲哀地说,现在几件事都要用钱,银行的贷款也要还,咱们不卖房子又有什么办法呢!蓝天祥听了蒋凌霄的话怔怔地站在那里一句话也没说。这个家他们才搬来三年,这里装修的一砖一石、布置的一点一处都是他们一家三口反复协商设计而成的。这里浸透了他们一家人的心血。蒋凌霄恋恋不舍地望着自己家的客厅,宽大的玻璃窗上挂的是一溜极精致的竹帘窗,这是自己精心设计的,任何人看了都说客厅看起来清雅而别致。书房里一溜落地书柜,屋中央铺着一张有合欢花图案的椭圆形地毯,地毯上放着多功能的大摇椅,蓝天祥经常在上面摇着摇着就睡着了。儿子的房间是根据他自己的喜好布置的,他屋里的墙壁和床上挂满了贝克汉姆和罗纳尔多们的画像……蒋凌霄看着这里的一切仿佛看见他们家以前曾经有过的欢乐,可现在这一切很快就要离他们而去了,想到这里不禁泪流满面忍不住啜泣起来。

这时,蓝天祥在后面紧紧地抱住她的肩头并把自己的头也贴在她的肩膀上。终于蒋凌霄强作笑脸地扭过头,她抚摩着蓝天祥的手安慰他说,天祥,我们还有儿子呢。儿子说过,以后要给我们买景怡花园的别墅呢!

打探情况

二老提出让许丽珊带着康平回家跟他们住,免得受干扰心烦。许丽珊说不必,这里离康平的学校近,孩子住惯了。她让二老放心,说不管有什么情况,她挺得住。

“但是有件事要麻烦爸爸。”她说,“我非常想知道他现在到底怎么样,我不知道该去找谁。”

她说本来很不想让父母操心,更不想连累老人家。但是事到如今,想来想去,不能这么坐等着,得想办法,不管有没有用。父亲是老干部,当年颇有威信,现在虽然离休了,在机关内外一直备受尊重,现任的市领导里,有几位跟他熟,关系不错。父亲出面了解情况,比她出面有效。康镇坤是父亲的女婿,以离休干部身份出面询问了解,表达关切,情理上没有太大问题。对案子可能没作用,至少可以核实一些事情。

许丽珊的父亲当场打电话,找市里一位负责领导,提出求见,请安排时间。这位领导是熟人,在电话里非常客气,管许丽珊的父亲叫“许主任”,说明天他到北京出差,可能要一个星期,回来以后再谈吧。

许丽珊的父亲没放过机会,即在电话里询问康镇坤的情况,说自己听到女婿出事传闻,很惊讶很不安,也就不管合适不合适,冒昧地打这个电话。该领导回答说没有关系,理解许主任的心情。据他所知,案件正在调查,情况总会搞清楚的。

身为负责领导,如此场合,当然不可能提供具体情况。但是他明确否认了外界的传闻。他说康镇坤正在接受审查,这个案子上级很重视,省



名家新作

杨少衡著

北京文学友情推荐

官员康镇坤政绩斐然,同时为政清廉,其太太许丽珊单纯正派。一日,康镇坤因受贿被突然带走,许丽珊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她相信康镇坤。她要讨回清白,也要康镇坤给她一个真正的解释。康镇坤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能给妻子怎样的解释呢?

里直接抓,办案人员很细致很有经验。外边传来传去,什么跳楼什么自杀全是瞎话,无稽之谈。

对许丽珊来说,至少这不是个坏消息。双亲百般安慰之后,冒雨离去。许丽珊为他们打伞,把他们送下楼,送出小区,在小区大门外拦出租车送他们走。许丽珊请他们转告哥哥许勇,让他找她。

“有件事要他帮忙。”她说。她说她不相信康镇坤会犯案,她要搞清楚这里边有没有猫腻,谁在害他。她要请哥哥帮

她了解一个开发商的事情,一个姓沙的家伙。

老人惊讶:“镇坤让这人害的?”

许丽珊说怕是。这姓沙的不是东西。

送走父母,许丽珊继续拖家里的地板,这是她的经典动作。许丽珊心烦,不知所措时经常会拼命拖地板,让自己暂时忘记恐惧和烦恼,结婚那天她就这么干过。所以康镇坤出事前漏夜回家,谈及自己可能大事不好时,建议许丽珊去擦地板,使劲擦,那不全是笑谈。此刻许丽珊擦的已经不是中学教师旧宿舍里破碎的红砖地板,是号称“官园”的新住宅里亮得照人的高档实木地板。但是姿势一样,跪伏于地,双手紧抓抹布,使出全身力气一遍一遍地擦拭。

康镇坤说过一个“酒段子”,题目叫“我开门了”。说的是有个醉鬼从酒楼走廊走过,身上滴着水,湿漉漉一步一个脚印踩在地板上,一个个脚印印着热气,像是刚从温泉澡池里爬出来一般。旁人看了奇怪,问醉鬼怎么搞的?酒都喝哪去了,怎么搞出一地热水?醉鬼自己也纳闷,说不出来,我开过门了。旁人说开什么门啊?醉鬼指着一旁洗手间,把夹克衫上的拉链一拉,说没喝多少,我记得开门的。原来他进洗手间放水,错把上衣拉链当裤裆拉链,门没开对,一泡尿全撒在裤子里。

所以应当开门,但是不能开错。当年康镇坤还没到新港当主任,在市区当常务副区长,分管的面很宽,找他办事的特别多。有一天晚间有客,他在外边陪客人吃饭,许丽珊和儿子两人在家。大约八点左右,有人按楼下自动门铃,通过对讲机请求进入。